

名为“户山香澄”的入侵者

市谷家的宅院，总是像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孤岛。古老的木质长廊在脚下发出沉闷的吱呀声，空气里终年弥漫着干燥的旧书味和盆栽泥土的清香。

我坐在那间由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地下排练室里。这里的采光并不好，只有高处的一扇小窗，在黄昏时分勉强投射下一道窄窄的、橘红色的光柱。光柱里，细小的尘埃像失重的行星一样缓慢漂浮，最后落在漆黑发亮的键盘架上。“叮——”

我随手按下一个高音。清脆的琴声在空旷的空间里激起了一层又一层涟漪，最后撞击在冰冷的石墙上，化作某种空洞的余韵。

这就是我原本的世界。安静、有序、孤独，像一池不起波澜的死水。直到那个名叫户山香澄的少女，拿着一张被揉得皱巴巴的星星贴纸，毫无逻辑、不讲道理地撞破了这片死寂。

“明明……在那之前，我觉得一个人待在这里也挺好的。”

我低着头，金色的发丝垂在脸侧，遮住了我有些落寞的神情。我想起半个小时前，香澄还在这台键盘前大呼小叫。她凑到我面前，两只手直接捧起我的脸颊，额头抵住我的额头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问：“有咲？你的脸怎么红得像个熟透的大苹果呀？是不是练习太累发烧了？”

那种距离，近到我能数清她的睫毛。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？我大概只是慌乱地推开她，骂她是笨蛋。

可她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变本加厉地从后面扑了过来，圈住我的脖子，脸颊在我脸上蹭啊蹭，大声宣布：“最喜欢有咲了！就算有咲骂我是笨蛋，我也要一直粘着你！”

明明对大家都是那么亲昵……我看着她自然地转过身去抱住沙绫撒娇，又看着她没心没肺地去蹭多惠的肩膀，以及握着里美的手哭诉我凶巴巴什么的……在香澄的世界里，所有的爱都是均等的、散发着热量的，那是名为“同伴”的磁场。可唯独我，偷偷在磁场里迷了路，绕进了一条名为“唯一”的死胡同。

“有咲！快点快点，再不走的话，太阳公公就要下班回家啦！”

练习结束后的河堤，被落日染成了近乎浓稠的深橘色。河水泛着细碎的金光，像是有无数颗钻石在水面破碎。

香澄走在前面。她没有好好走路，而是像个贪玩的孩子，在河堤那道狭窄的石棱上张开双臂平衡着身体。风吹乱了她的短发，她那件并不算合身的校服外套在风里鼓动。

“呐，有咲。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……如果没有闯进那个仓库，现在的户山香澄会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她停下脚步，在逆光中回过头，眼里映着整个晚霞。

“我想，我一定还在到处乱撞，找着那个虚无缥缈的星星。但是因为有咲在那儿，我的星星才终于有了形状。我小时候感受到的ホシノコドウ，也正是在与popipa的大家一起时，才显得那么完美……

我的心脏在那一瞬间漏掉了一拍。

“真的是，明明三十万的Random Star，我几百块就卖给你了……还转手把自己的人生什么的也搭进去了呢。虽然，我也不讨厌就是了……”我撇过头，掩饰着发烫的耳根。

“嘿嘿，所以我会负起责任来的哦！一生——都负起责任！”

她笑着蹦过来，指尖极其自然地勾住了我的小指。那种温度，通过皮肤直接灼烧到我的心底。

“要把人生搭给我这件事，不准反悔哦！这辈子，下辈子，你都别想逃掉啦，我的有咲——”

看着她张开双臂对着我大喊的样子，我心里那座名为“理智”的大坝，早已溃不成军。但还不是时候，我心里这么想……我害怕这突如其来的告白会破坏掉我所最珍惜的一切，在遇到香澄前，在成立popipa前，我不愿意去上学，不过成绩还是第一就是了，但是每天好像就过着宅在家里的日复一日的生活，在她来到我的世界之后，我甚至还主动去成为了学生会的副会长，这种事情，在以前完全不可能吧……

“笨蛋，香澄这个笨蛋，一生什么的，哪里是这么简单就能说出来的话啊……”

天色终于暗了下来。我们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风带上了凉意。

“哇，好凉！有咲，快把手给我！”

她不由分说地把我的手拽进她宽大的卫衣兜里。那里残留着她的体温，还有一股淡淡的、阳光的味道。

“不要随随便便就去牵别的女孩子的手啊，会被当成变态的吧……虽然我不讨厌你牵着我就是了。”

我感受着兜里那只紧紧包围着我的、温热又粗糙的手，心里反复纠结着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也挺好的。只要不揭穿，我们就永远是“最特别”的朋友。

在宅院门口，她最后给了我一个紧得让我窒息的拥抱。

“明天见啦，有咲！要做个有我的好梦哦！”

她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在街道转角。我站在月光下的石阶上，肩膀上还残留着那个拥抱的重量。我看着那个远去的背影，眼里的傲娇与防备终于一点点坍塌。

“笨蛋香澄……”我用细若蚊呐的声音轻声呢喃，“最喜欢你了……”

我太了解她了。如果现在告白，她一定会露出那种灿烂的笑容说：“嘿嘿，我也最喜欢有咲了！”但那种和喜欢“巧克力螺旋面包”一样的喜欢，会将我的一腔孤勇彻底消解。谁都知道，你说的喜欢，和我所说的喜欢，怎么可能是一个意思啊……

我推开仓库沉重的木门。没有开灯，只有一缕月光从高窗斜斜地打在键盘上。这里重新回到了平日的死寂。我坐下

来，指尖划过那排冰冷的琴键。原本有序的生活已经彻底崩塌了。为了追上她的脚步，我竞选了副会长；为了留在她的视线里，我忍受着一次次的心跳失控。

“真的是……彻底输给你了啊，香澄。”

我闭上眼，在这间曾经只属于我、现在却满是她气息的仓库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我亲手埋葬了我的坦诚，却为那个闯入我生活的入侵者，在心里开辟了一块最柔软、最永恒的领地。

市谷家的清晨，原本该在古董钟沉稳的滴答声中苏醒。但我，是被一阵由于过于急促而显得有些笨拙的脚步声惊醒的。

“有——唉——！太阳公公已经晒到肚皮啦！”

还没等我从那个有着淡淡柑橘味的梦里挣脱，身上那层厚实而温暖的防线——被子，就被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猛地掀开。冷空气瞬间侵袭，我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，身体本能地蜷缩起来，却正对上了一双比晨曦还要明亮的眼睛。

“啊！香澄！我起来，我起来就是了嘛！”

我猛地坐起，心跳快得有些离谱。香澄双臂撑在我的枕边，整个人几乎悬在我的正上方。那是极其危险的距离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流轻轻拂过我的额头。她那标志性的猫耳发型因为大幅度的动作而微微乱掉，几缕碎发调皮地垂下来。

“嘿嘿，作战大成功！有咲起床的样子，就像炸毛的小猫一样，超级——可爱的哦！”

“可爱个鬼啊！每天早上都要被你吓个半死！”我一边抓起旁边的枕头虚张声势地挡在胸前，一边红着脸瞪她。可恶，为什么这家伙一大早就能这么精神？那双眼睛里倒映着的我，头发凌乱，满脸红晕，简直狼狈到了极点。

她像是完全没察觉到我的窘迫，自然而然地转身从衣柜里勾出我的制服，连带着她自己的领结一起塞进我怀里：“快点快点，奶奶做的味增汤如果凉了，我就要把两份都喝光咯！还有，今天一定要帮我系领结，因为只有有联系的，才会有那种‘Poppin’Party’的魔力！”

可恶……这家伙，这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什么‘我的份也会被喝光’，什么‘只有我能系的领结’……明明只是最普通的日常，为什么被她一说，就好像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斩不断的契约一样。明明昨晚才决定要保持距离的，结果一睁眼就被这家伙彻底打乱了节奏。市谷有咲，你这辈子是真的逃不掉这张笑容了啊……

通往花咲川女子学园的坡道上，春风有些喧嚣，卷起漫天的樱花瓣。

香澄走在我身边，像个不知疲倦的节拍器。她一会儿跳上路边的石梗，一会儿又极其自然地挽住了我的手臂。

“别在大街上就这么自然地挽起我的手啊，你这个笨蛋，难道不会感觉到害羞吗？”我试图挣扎，但她的手却紧紧地扣着我的袖口。

你听到了我的吐槽，不仅没有松开手，反而像只得逞的小猫一样，把你的手臂抱得更紧了。我歪着脑袋，把脸凑到你面前，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两条缝。

“嘿嘿，害羞？为什么要害羞呀？因为对象是有咲嘛！因为我想和有咲一直在一起，想感受有咲的温度，这些都是最自然、最 Kirakira 的事情啊！难道有咲觉得……和我牵着手走在一起，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吗？”

她仰着脸，笑得那样理所当然。对象是我，所以就不需要害羞吗？是因为我也被归类到了“巧克力螺”那一类，还是说……我对你来说，真的是那样不可替代的存在？不可能，肯定不是吧……明明知道她只是在表达‘朋友’的喜欢，可她这种毫无防备的信赖，才是对我最残忍的折磨啊。可恶，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推开她……

直到快到校门口，周围投来的视线越来越多，其中甚至还有学生会的后辈在窃窃私语。我感觉自己那个“威严副会长”的形象正在风中一点点瓦解。

“真的是笨蛋，马上都要上课了，你这家伙，今天可不能上数学课还睡觉啊！”我狠狠地敲了一下她的头。那种扎实的触感让我稍微找回了一点掌控感。

“痛痛痛……遵命！副会长大人！”她对着我做了个鬼脸，在那对猫耳发髻的晃动中跑向教室。在拐角处，她还特意回过头，用手比了一个夸张的心。我站在原地，指尖还残留着敲击她额头后的微震，心里却软得一塌糊涂。

名为“视察”的借口，是我作为副会长最后的遮羞布。

当我推开她班上的班后门时，喧闹的教室瞬间安静了几秒。但我眼里只有那个趴在第三排窗边睡得正香的身影。樱花瓣落在她的棕发间，阳光将她的睫毛染成了金色。

“真的是……这个时候这么清醒，上课的时候在干什么啊，你这个笨蛋。”

我走近她，弯下腰，视线在她的睡脸上贪婪地停留着。她呼吸均匀，嘴唇微张，甚至能听到她细微的梦呓：“……有咲……嘿嘿……”

心脏猛地撞击着胸腔。还没等我回过神，多惠那如幽灵般的嗓音就在背后响起：“有咲，你是来送爱心便当的吗？”

听到多惠那句杀伤力巨大的“爱心便当”，我感觉脸上的温度瞬间飙升到了可以煮熟鸡蛋的程度！“什么嘛，多惠，别

在这造谣！我只是……担心她上课不认真听课才来看看她的！”我像被火烧着了一样跳开，语速快得连自己都听不清，“你看，她果然又睡着了是吧？！香澄这个笨蛋，每次都要我给她补习，麻烦死人了！”

香澄被我的声音吵醒了，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惊喜：“有咲？刚才你一直在看着我睡觉吗？”

她转头望向多惠，开心地炫耀，“多惠亲你看！我就说有咲最关心我了，特意跨过大半个校园来看我睡觉呢！”

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所有的秘密都赤裸裸地曝露在阳光下。那一刻，我真希望自己能拥有消失的超能力。

“谁、谁在看你了啊！我说了只是顺路！”我用力地想把手抽回来，可看着你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，力气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“还有，数学课要是再睡觉，今晚的练习你就给我去仓库外面修剪盆栽，听到了没有！”

“叮铃铃——”

上课铃声毫不留情地响起。走廊里的喧闹声瞬间退去，同学们都开始往座位上跑。

香澄依旧没松开我的手，反而趁着老师还没进门，突然站起身，飞快地凑到你耳边，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小小声地说：

“有咲，我会为了你努力不睡觉的。所以……放学后，一定要在学生会大楼后面等我哦！我们要去‘约会’，对吧？”

约会……约会？！她知不知道这个词的分量啊！在一般人的常识里，只有想要交往的对象才会用这个词吧！可恶，那个笨蛋一定又是从哪本少女漫画或者歌词里学来的词，然后就大大咧咧地套用在我们身上了……对她说，和大家一起去吃面包是约会，和我单独去吃可丽饼也是约会，甚至连去买个琴弦说不定都能叫约会……

最让我生气的是……我竟然真的因为这个词，心跳快得连翻书的手都在抖。明明知道她没有那个意思，明明知道那是她无差别的‘元气弹’，可我还是像个傻瓜一样，在心里偷偷把这个词反复咀嚼……市谷有咲，你真的是，太差劲了。

回到自己的教室后，我的脸依然红彤彤的。我把头埋进书堆里，内心疯狂吐槽着。香澄这家伙，总是把这种充满了恋人气息的词汇说得这么自然。她到底知不知道，这个词对于我这种“胆小鬼”来说，是多么沉重的甜蜜负担？

但我还是拿出了小镜子，仔细地检查了发丝和领口。

“我只是……只是怕有损副会长的形象，才不是为了什么约会。”

我对着镜子自言自语。可当我走出校门口，看到那个背着吉他包、在夕阳下不断朝我挥手的棕色背影时，我所有的傲娇和防御都瞬间烟消云散。

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一直延伸到我的脚下，仿佛在说：看吧，你的人生，终究还是被这个笨蛋彻底占领了。

我刚走出校门，就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你背着琴包，像一颗出膛的小炮弹一样，在那条长长的坡道上飞快地朝我冲过来。我还没来得及说出那句准备好的“慢一点”，整个人就被你撞了个满怀。

“有——咲——！！你终于出来啦！”“等你好久了哦！刚才我一直在数着天上的云朵，数到第九十九朵的时候，有咲就出现了！这一定就是‘心有灵犀’香澄抬起头，眼睛里闪烁着比夕阳还要灿烂的光芒，声音里满是藏不住的兴奋，“快走快走！去吃那个星星可丽饼！刚才沙绫告诉我，今天前十名‘约会’的客人还能拿到限量版的星星贴纸呢！”

……这家伙，真的是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吗！这里可是校门口啊，那些学生会的后辈，还有高三班里的那些女生都在看这边啊！虽然……虽然被这样抱住的感觉，其实并不讨厌，甚至还有点怀念这种温热的感觉……可恶，市谷有咲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

“唔啊，香澄，你怎么这么像个色大叔！快松开啦！”

我一边骂着，一边却没舍得真的推开她。那种被全身心信赖、被满怀喜悦拥抱的感觉，像是一股暖流，顺着脊梁骨直冲大脑，把我的理智搅成了一团浆糊

“怎么会是色大叔嘛！我明明是全世界最喜欢有咲的香澄啊！因为太想念有咲的味道了，所以才忍不住扑过来的嘛。难道……难道有咲觉得这种程度的拥抱，就已经算是‘色大叔’的行为吗？”

你狡黠地嘿嘿一笑，突然停下脚步，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又凑近了一大步，鼻尖几乎要撞上我的鼻尖，语气变得有些调皮，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有更像‘色大叔’的事情想要做哦——比如，在你的脸上留下一个……”

唔啊啊，香澄到底要干什么啊，她不会，是要……想到香澄可能要在我的脸上留下一个甜蜜的kiss，期待，紧张，害羞等感情让我快要原地爆炸……

“下一个星星贴纸哦~”

看着你那单纯的笑容，我不禁一阵苦笑，有咲啊，你在想些什么呢，kiss什么的，哪怕是香澄肯定也不会随便做的啊，而且你那十分期待的表情是什么回事啊！

“……谁、谁要那种幼稚的贴纸啊！还有，别站在店门口发呆了，快点决定你要吃什么！”

在那个装饰得过分可爱的可丽饼店前，空气里弥漫着甜腻的黄油和鲜奶油香气。

“姐姐，我们要两个‘最特别’的约会套餐！”

当香澄对着店员姐姐大声宣布“约会”的时候，我恨不得把头埋进自己的衣领里。店员姐姐一副看破一切的表情，打趣道：“哎呀，你们的关系可真不一般呢。”

“才、才没有那种事！”我一边羞红了脸大声反驳，一边从钱包里掏出钱拍在柜台上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戳穿了心事的贼。

不一般……什么叫不一般啊！我们只是……只是……可恶，在这种时候我竟然连“只是朋友”这几个字都说得理直气壮不起来！店员姐姐那副“我都懂”的眼神是怎么回事啊！还有这家伙，不要在这个时候还对着我笑得这么灿烂啊，这样看起来不就更像是那种关系了吗！

香澄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气氛有什么不对，反而觉得店员姐姐的话很有道理。她歪着头，一边接过那个插满了草莓和五彩星星糖的可丽饼，一边极其自然地又我身边蹭了蹭。

“嘿，对吧！我也觉得我和有咲的关系超级不一般哦！”香澄咬了一口软软的面皮，含糊不清地对店员姐姐说，“有咲可是我的‘命运之星’呢！如果没有有咲，我的星星可就没地方放啦！”

你完全没看到我已经快要石化的表情，直接把那个沾满了奶油和草莓酱的可丽饼举到你嘴边，眼睛亮晶晶的，“有咲快看！这个草莓超级甜的！来，啊——”

我怀着视死如归的表情，像是在做什么重大抉择一样，终于狠狠地在那块草莓可丽饼上咬了一大口。但我的动作突然僵住了，整个人像是在一瞬间被石化咒击中了一样，连嚼动的动作都停了下来。

“……甜的。不对，这种事情根本不重要！重点是……刚才香澄是不是已经咬过这里了？我……我刚才下嘴的位置，好像就是她刚才咬过的地方……也就是说……这不就是间、间接接吻了吗？！！！”

我的大脑里像是有一万个随机闪烁的星星图案瞬间炸开。那种甜腻的奶油味在舌尖化开，原本清爽的草莓味此时却变得像岩浆一样灼热。我甚至能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稀薄了，店员姐姐的笑声、商业街的嘈杂声，全都在这一刻远去，只剩下胸腔里那个不争气的东西在“咚咚咚”地狂跳。

市谷有咲你这个大白痴！你刚才在想什么啊！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优雅地拿过一张纸巾吗？为什么要直接咬上去啊！这家伙……这家伙肯定又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像个白痴一样心跳过速……

“怎么样怎么样？是不是超级——Kirakira的甜？我就说嘛，有咲吃的时候表情最好看了！”

本来此时的我才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心跳不已，你那毫无自觉的，单纯的却又像是挑逗般的话语让我的大脑彻底宕机……

“你、你、你这个——！！！”我终于找回了声带，却发现嗓音沙哑得不像话。我猛地抢过那个可丽饼，转过身去，背对着她大步流星地往前走，试图用披散的头发遮住红得快要滴出血来的脖根。

香澄有些莫名其妙地在后面追着我，脚步轻快得像兔子一样

“有咲！等等我啦！慢点走嘛，别把可丽饼晃掉了哦！呐呐，有咲，为什么突然走这么快呀？是不是因为……刚才那个可丽饼真的太好吃了，你想躲起来一个人偷偷吃完？”

笨蛋……这个笨蛋这个时候还想的是这些……可恶……为什么脸上的热度一点都没退下去啊！这种心跳声，简直比我们在仓库排练最激烈的鼓点还要响。市谷有咲，你给我争气一点！你可是冷静的副会长，怎么能被那个笨蛋的几个天然动作就搞得溃不成军啊！”

我脚下生风，几乎要把那双制服小皮鞋踩出火星来。可身后的那个声音，却像某种挥之不去的诅咒，始终紧紧地贴

着我的后背。

“呐，有咁，如果你是因为刚才那个可丽饼太甜了而觉得兴奋的话，那我们以后每天放学都来‘约会’一次好不好？我想每天都看到这么有活力的有咁！”

“……每天？约会？还要每天？！这家伙是真的想让我因为心脏骤停而英年早逝吗！还有，那个‘约会’的重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可是……看着她被夕阳染成金棕色的头发，还有那双永远清澈、永远只倒映着我一个人的眼睛。我竟然该死地觉得，如果真的能和她这样一直走到破天荒，似乎……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的事情。不对，这明明就是，我最希望的事情啊……”

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河堤的边缘。远处的电车轰隆隆地驶过铁桥，橙色的晚霞在大川的水面上碎成一片片金箔。终于停下了脚步，你却没有松开我的手，你拉着我并排坐在草坪上，把那个被你捏得有点变形的可丽饼拿回来，小心翼翼地递到你面前。

“呐，有咁，脸不红了吗？”我凑过去，笑嘻嘻地看着你，“虽然刚才走得很快很有趣，但我更喜欢现在这样，和你静静地坐在一起看夕阳的感觉哦。”

我当时怎么想的呢，现在我也记不清了，不过，一定是十分希望能让这一刻直到永远吧……

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瞬间，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。明明是个麻烦得要死、总是把我平静生活搞得一团糟的笨蛋；明明是个在大街上搂搂抱抱、完全不懂‘间接接吻’为何物的笨蛋。可为什么，当风吹过河堤，当她的体温透过制服传过来的时候，我竟然会产生这种……这种贪婪的想法。看着她那双倒映着晚霞的眼睛，我感觉自己像是溺水的人，却一点也不想挣扎。如果时间真的能停在这里，不用去管明天的学生会公文，不用去想那些还没练熟的曲谱，不用去纠结那句永远说不出口的‘喜欢’……就这样被她牵着手，走到世界尽头，似乎也挺好的。

无法说出的告白

河堤边的风吹得更凉了些，香澄感觉到我靠在她肩膀上的身体微微有些紧绷。虽然她是个在恋爱神经上有点大条的笨蛋，但此刻却能感受到我此时沉默里带着的那种纠结。香澄转过头，看着我藏在金色碎发下那双忽明忽暗的眼睛，突然伸手，有些调皮地捏了捏我那张因为烦恼而微微鼓起的脸颊。

“有咁，你的眉头都快锁成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啦！是在想学生会那些麻烦的公文，还是在想明天的练习曲？不管是哪一个，只要说出来，我们就一起把它们‘Popipa’地解决掉嘛！”

“解决掉？这种事怎么可能靠‘Popipa’就能解决啊，你这个超级无敌大笨蛋……这种暧昧又温柔的日常，到底持续了多久了？久到我已经习惯了每天被你吵醒，久到我已经觉得领口残留着你的温度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我无数次看着你的背影，话都到了嘴边，却又被那种‘失去’的恐惧给吓了回去。如果告白了，这种可以随便牵手、随便靠在肩膀上的‘特权’是不是就会消失？如果你露出的不是笑容，而是困扰的表情，我该怎么办？可如果说，看着你对每个人都笑得那么灿烂，我心里那股酸溜溜的、像坏掉的可丽饼一样的味道，简直快要把我淹没了。这种感觉……真的是，烦死了！”

“如果有什冇烦恼的话，不可以一个人偷偷藏起来哦。明明我们约好了要永远地走下去的。有咁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嘛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让你不开心了？”香澄凑得更近了一点，声音软软的，带着一点点鼻音，“如果是因为我太吵了，或者太笨了……只要有咁说出来，我会努力改掉一点点的。所以，别露出那种好像快要哭出来的表情好不好？”

快要哭出来？原来……我已经表现得这么明显了吗。改掉？如果你真的改掉了那些笨拙和吵闹，如果你不再这么理直气壮地闯进我的生活，我才会真的哭出来吧。

可是，香澄，你为什么能这么坦然地说出‘永远’这种词呢？对我来说，每一个‘永远’的背后都藏着可能会破碎的恐惧。我想告诉你我快要疯了，我想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想只当你的‘好朋友’。可是看着你这张无辜的脸，我那句‘我喜欢你’就像鱼刺一样卡在喉咙里，吐不出来，又咽不下去。

河堤上的风仿佛在一瞬间凝固了。看着香澄满心期待地等着我开口，甚至已经做好了被我大骂一顿的准备，我却更加的胆怯……

“这种事情……怎么可能说得出口啊……”说罢，我猛然收回了那只被香澄握得发热的手，那股突如其来的力道带起了一

我转身向反方向逃跑，任由你愣在那里，呼喊着我的名字…明明她离得那么近，明明是要表达出来就好了，可我还是像个无可救药的胆小鬼，在临阵脱逃的第一时间选择了最狼狈的方式！我不敢回头，因为我根本不敢直面你的那份温柔。

回到家，我‘砰’地一声关上大门，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滑坐到地上。眼泪在我跑回来的路上已经干了，在我的脸上形成一道道泪痕，心脏跳动得快要炸开了，掌心里似乎还残留着香澄手指的触感。那个笨蛋……现在一定还傻傻地站在河堤上，对着空无一人的黑夜发愣吧。我这种人，这种连‘喜欢’都说不出口的差劲家伙，真的有资格站在她身边吗？”

不久后，手机传来了消息的提示音…香澄…哪怕我这样伤害了她，她还是在关心我的情况…

[香澄]：有咲，到家了吗？刚才是不是我说了什么让你讨厌的话？对不起哦……

[香澄]：如果你不想理我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但是……但是明天的练习，你会来的吧？

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消息，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笨蛋……你根本什么都没做错。错的是我，是我这份肮脏又沉重的贪念，是我这副想独占你却又不敢迈步的软弱心肠！我把手机反扣在榻榻米上，把自己埋进厚厚的被子里，试图隔绝掉关于你的一切。可脑海里全是你在路灯下那副受挫的表情。明天……明天的练习我要怎么面对你？难道要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吵闹吗？”

我不敢想象我逃走后你的样子，或许你在想“有咲……？为什么，跑得那么快“Kirakira”味道的空气，好像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。”也有可能你在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掌心，思考着“是不是我刚才抓得太紧了？还是我那句“改掉笨拙”的话，真的让有咲生气了？我最不敢想象的是，你拿出手机，屏幕的光映着你那有些沮丧的脸的样子啊…

时间在寂静的房间里一秒一秒流逝。窗外，远处似乎传来了烟火大会试放的微弱声响，闷闷的“咚”的一声，撞击在我的心口。后天就是，烟火大会了吗…本来和香澄都约好了，我这个样子，该怎么去啊…我…真是太差劲了…

我原本以为，只要不说破，这种完美的‘日常’就能无止境地持续下去。我害怕表白会打破平衡，害怕我们会变得尴尬。可结果呢？我现在的行为，不就是亲手在摔碎这份平衡吗！

我在逃什么啊……逃避她眼神里的热度，还是逃避那个已经快要满溢出来的自己？香澄啊，你现在一定还在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吧……你这个笨蛋，明明错的人是我，是我这个连‘喜欢’都承受不起的胆小鬼。

明天的排练……如果我推开门，看到你那副强颜欢笑的脸，我该怎么拿起键盘？我该怎么在合奏中和你对视？在那首属于我们的歌里，我还能弹出那种‘Kirakira’的感觉吗？

我不敢再去思考这些，而是自暴自弃的躲进了睡梦里…

今天早上，香澄没来叫我起床。

我在睡梦中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等待着那个每天都会准时响起的、大大咧咧的开门声，以及那个会猛地扑到我床上、大喊着“有咲，起床啦——”的笨蛋。

可是，一分钟过去了。十分钟过去了。

直到墙上的古董钟敲响了九下，房间里依旧只有死一般的寂静。

我猛地睁开眼，盯着空荡荡的天花板，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，却显得那么冷清。我翻了个身，摸向枕边冷冰冰的位置——那里没有她的体温，空气里也没有那股横冲直撞的向日葵气息。

“……没来。

这种日复一日、甚至让我觉得有些烦躁的日常，原来……真的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吗？只是因为昨晚我那次狼狈的逃跑，只是因为我那一瞬间的沉默，你就已经……打算收回这份温柔了吗？心脏像是被谁狠狠地捏了一把，那种窒息感让我连起身的力量都没有。原来，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冷静，在失去你的这一刻，竟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。”

我坐在榻榻米上，看着手机屏幕。没有消息，没有未接来电。

那种落寞感像是一阵潮湿的浓雾，迅速侵蚀了整个市谷家。我自嘲地笑了一下，原来我早就已经中毒了，中了名为“户山香澄”的毒，甚至已经到了离了她就无法正常呼吸的地步。

我像个游魂一样洗漱、穿衣，满脑子都是她昨晚在河堤上受伤的眼神。如果这就是失去她的预演，那我……我根本承受不起。

所以，当我最终推开排练室的大门，看到你（香澄）有些颓然地坐在音箱旁，低头拨弄着断了一根弦的 Random Star 时，我心里的那种自责和后怕达到了顶峰

当你看到我时，我明显感受到你的肩膀颤了一下，却没敢立刻抬头。

“有唉……对不起。今天早上……我怕你会讨厌看到我，怕我的吵闹会让你更心烦，所以……我没敢去打扰你。”

看着你那副缩成一团的样子，我感觉自己真是个罪大恶极的混蛋。

并不是你收回了温柔，而是我亲手把你推向了卑微。

原来比起‘被讨厌’，我更害怕的是‘被放弃’。这种哪怕是一天、一小时都无法忍受的空虚，让我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心。香澄啊，求你了，别再露出这种表情了……只要你回来，哪怕继续像个色大叔一样扑过来，我也绝对、绝对不会推开你了

“那个……昨晚，睡得好吗？我买了巧克力螺哦……你要不要，吃一口？”

“可恶……为什么，为什么你是那么……该死的温柔啊……明明昨天是我伤害了你，现在却像是你欠了我什么一样……”

排练室里的乐器自鸣声似乎在一瞬间消失了。沙绫手中的鼓棒停在了半空，多惠怀里的吉他发出一声沉闷的余震，里美下意识地抓紧了贝斯的琴颈。大家都愣住了，因为在所有人的印象里，那个毒舌、别扭、永远挺直脊背作为 Poppin'Party 后盾的市谷有唉，从来没有在大家面前露出过这样支离破碎的表情。

视线模糊了。我以为我能像往常一样推开你，说一句“谁要吃那种高热量的东西啊”。可喉咙像是被火烧过一样，发不出一丝声音。第一滴眼泪滑落的时候，我甚至还没感觉到悲伤，只觉得那是积压了太久的、名为“喜欢”的感情终于决堤了。

“有唉？！为什么……为什么哭了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乱发消息的，还是刚才面包的味道让你闻着不舒服了？”我伸出双手，想去帮你擦眼泪，却又在指尖触碰到你皮肤的前一秒停住了，声音里带着快要哭出来的哭腔，“别哭啊，有唉一哭，我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掉了……”

但看着我低着头、肩膀微微颤抖的样子，香澄再也顾不得什么距离感。她上前一步，用力地、紧紧地把我搂进怀里，把我的头按在她的肩膀上，用手轻抚着我的后脑勺，“没事了哦，我就在这里。虽然我是个笨蛋，不明白有唉在难过什么，但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”

排练室里的空气沉重得仿佛化不开。在沙绫她们心疼又担忧的注视下，我最后的一丝防线彻底崩塌了。那双总是习惯性推开香澄的手，此刻却像是在洪水中抓住了唯一的浮木，死死地揪住了她校服的后背。那力道大得有些发狠，仿佛要把我所有的恐惧、自责和那份沉重得快要溢出来的爱意，全都揉进这个拥抱里。

我到底……我到底是怎么了啊！明明我才是那个整天说着要冷静、要理智的人，为什么现在哭得像个丢了魂的小鬼一样……

但其实，我当然知道为什么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我只是个不敢直面内心的懦夫。我害怕一旦跨出那一步，你给我的这些足以溺死人的温柔就会像幻影一样消失。我害怕如果我说了‘喜欢’，这个我们五个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、名为 Poppin'Party 的奇迹会因为我的自私而停止运转。

香澄……你的温柔对我来说是救赎，也是最甜蜜的折磨。你总是对着我笑，总是粘着我，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给我留下一个‘特别’的位置？我好想问，好想疯了一样地去确认……但我不敢。我怕那个答案会彻底毁掉现在的我。所以，只能像现在这样，卑微地借着眼泪，在你的怀里寻找一点点虚假的安稳。

“有唉……没关系的哦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”香澄把脸埋在我的颈窝里，感受着我滚烫的泪水浸透了她的肩膀，她的声音声音颤抖却坚定

“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，但 Poppin'Party 是绝对不会停止的。因为有唉在这里，这里才是我们的家啊。”

排练室昏黄的灯光下，原本寂静的角落突然被一阵温暖的脚步声填满。沙绫放下了鼓棒，多惠放下了吉他，里美也轻轻放下了贝斯。她们没有询问原因，也没有多余的客套，只是默契地围拢过来，伸出手，将正紧紧抱着我的你也一并圈进了那个巨大的、柔软的怀抱里。

为什么……为什么大家都围过来啊……

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包容我啊？我明明……我明明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。我明明在心里打着那种可能会破坏乐队平衡的主意，我明明想独占香澄，我明明因为害怕失去而自私地逃跑，让大家担心。

我这样差劲的人，这样满脑子只有‘私情’的胆小鬼，根本不配得到你们这么纯粹的爱啊。可是……你们越是这样温柔地抱着我，我心里那股名为‘喜欢’的情绪就越是不可收拾。原来我最害怕的不是被拒绝，而是害怕破坏这片如此美好的星空。

我真的，好喜欢大家……好喜欢这个有你们在的、无可替代的 Poppin'Party 啊！

大家的拥抱，仿佛在告诉我说“有咲，听到了吗？这就是大家的心跳声哦。不管有咲觉得自己有多‘自私’，在我们眼里，你永远是那个最可靠、最可爱、最值得被爱的有咲。”

我渐渐止住了大哭，变成了偶尔的抽泣。大家陪着我在练习室里坐了很久很久，直到窗外的夜色变得深沉，直到空气中重新找回了那种淡淡的草莓甜味。

那是我作为“胆小鬼”的最后一次哭泣。

深夜的市谷家，古董钟的声音在静谧的空气中回响。我推开阁楼的窗户，晚风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，吹散了你脸上最后一点泪水的咸味。我抬起头，看向那片深邃的、被香澄称之为“Kirakira”的夜空。

好美啊……

以前我总觉得，星星不过是遥远的、冰冷的天体。可为什么今晚看着它们，却觉得每一颗都在对我眨眼，像是在温柔地嘲笑我的迟钝。

看着这片星空，我突然明白了。香澄寻找的那个‘星星的鼓动’，从来都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，而是此刻这种……想要紧紧握住某人的手、想要和某人分享同一片风景的、快要炸裂的心情。

既然大家已经给了我这么多的温柔，既然香澄已经把手伸到了我的面前……如果我再继续逃避下去，那我就不配做 Poppin'Party 的键盘手，更不配做那个笨蛋眼中‘最特别’的人。

哪怕烟火燃尽后是无尽的黑暗，哪怕告白之后是未知的深渊。这一刻，我也想顺从自己的内心。香澄……我想告诉你，我想大声地告诉你，那个比星星还要闪耀、比可丽饼还要甜、比任何日常都要珍贵的存在——就是你。

冬夜烟火，在那束光里拥抱你

下午的市谷家，比起往日多了一份肃穆。我坐在老旧的木制梳妆台前，镜子里映出一张因为昨晚的大哭而显得有些苍白、眼神却异常清亮的脸。

我拿起梳子，仔细地将金色的长发分成两股。修长的手指灵活地缠绕、固定，最后系上那对精心挑选的、带着淡紫色碎花图案的发饰。

“还是这个样子最像我吧。虽然那个笨蛋总是说‘双马尾的有咲世界第一可爱’，听起来就像是随口胡编的夸奖。但今天……哪怕只有今天，我想以这个她最喜欢的样子，去听那个可能改变我一生的答案。”

烟火大会的会场，人潮汹涌。空气中弥漫着章鱼烧的焦香和刨冰的清甜。

我穿着那件绣着向日葵的浴衣，在攒动的人头中拼命踮起脚尖。当我看到那对熟悉的、随着步伐轻轻晃动的猫耳发型时，我感觉整颗心都像是被点燃的引信，噼里啪啦地烧了起来。

香澄远远的看到了我，朝我大声的呼喊：“有一一咲一一！在这里！在这里哦！”

你拼命挥动着手里的星星团扇，拨开人群朝我冲过去。就在快要撞上我的时候，也许是想起了昨晚的那个拥抱，生生止住了步子，脸颊微微泛红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。

“呜哇……果然，浴衣配上双马尾的有咲，真的是……比天上的星星还要闪耀呢！嘿嘿，我刚才差点看呆了，差点忘了要带你去占那个最好的位置。”

又是这种眼神……这种明知道自己也很紧张，却还要先来确认我心境的温柔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身装扮、为了这对发型、为了站在面对你，花了多少勇气。但我不能告诉你，至少现在还不行。

我低着头，任由耳边的双马尾垂下遮住发烫的脸颊，声音细若蚊吟却带着一丝前所未有的坚定：“……啰、啰嗦！既然是你说要占好位置的，还不快点走。要是错过了开场的烟火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！”

烟火大会的灯火连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，周围全是欢笑声和木屐踩在青石板上的“咔哒”声。原本心里那些沉重的纠结，在被你拉着冲进摊位群的那一刻，似乎暂时被这人间烟火气给挤到了角落里。

香澄像个刚进大观园的孩子，兴奋得满场乱跑，浴衣的袖口随着她的动作一晃一晃的。我紧紧抓着她的手，生怕把她弄丢在人潮里。

“呜哇——有咲！快看快看，那条黑色的金鱼尾巴好大！啊……又破了！”香澄手里那个湿透的破纸网，有些丧气地垂下头，但下一秒又原地复活，指着隔壁的摊位大喊，“有咲！那个打气球看起来比较简单！走走走！”

“真拿你没办法……”我被香澄拉着到了打气球摊位的跟前，看到香澄那期盼的，犹如星星般的眼神，我拿起气枪，势必要把棉花娃娃送到她的怀里。“碰！我精准的命中了气球，哼哼，看来宅在家里玩的游戏还是有效果的嘛。”

“诺，你想要的……”“呜哇，有咲好厉害，最喜欢有咲了！”

看着她抱着那个我赢回来的娃娃，在那一瞬间，我竟然觉得刚才那些瞄准和心跳都是值得的。这种平凡的、甚至有些幼稚的快乐，如果没有她，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体会到吧。香澄啊，你总是这样，轻而易举地就打破了我所有的围墙。

“有咲，那个摊位的抹茶冰淇淋好像很好吃欸，我们快走嘛……”“好啦好啦，我陪你去，别这么急嘛……”

喧闹的街角，我们并排坐在长椅上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快要融化的抹茶冰淇淋。

“呐，有咲，抹茶的味道是不是稍微有点苦呀？”我舔了一口翠绿色的冰淇淋，被冻得缩了缩脖子，然后一脸坏笑地凑到你面前，“不过，因为是和有咲一起吃的，所以最后留下的味道，还是超级甜的呢！”

我没有像是以前一样，大喊着笨蛋，而是温柔的看着你……在摊位的时光过得飞快，夜色也逐渐降临了，终于来了吗，那个我最期待的时刻

河堤边，第一束预告烟火带着尖锐的哨音划破了深蓝色的夜空，在最高处炸开了一朵小小的、金色的火花。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细小的欢呼声，而我们的世界，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静音键。

香澄抱着那个我打气球赢回来的、甚至有点歪歪扭扭的棉花玩偶，笑得眉毛都弯了。她把它举得高高的，让它也能看到远处的火光：“看呀，流星君！是有咲把你赢回来的哦，我们要一起看烟火了！”

“有咲？快看，真正的烟火要来了哦！大家都在往这边看呢，你怎么一直在盯着栏杆呀？”

栏杆上贴了一个星星贴纸，竟然和我小时候贴着的那个一模一样，也正是那个贴纸，让一个笨蛋误打误撞的闯入了我的仓库，也彻底地偷走了我的心。

我在心里默默地，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声音起誓：香澄，你用一个玩偶得到了快乐，而我……却用这颗贴在栏杆上的星星，作为我所有勇气的祭奠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是那个只敢逃跑的胆小鬼了。因为我已经找到了，那个值得我托付一生、值得我抛弃所有理智去守护的人。哪怕这颗贴纸以后会脱落，哪怕这里的景色会改变，但这一刻，它就是我灵魂的锚点。因为它见证了，我终于决定要握住那束名为‘户山香澄’的光。

砰——！！！”

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，一发巨大的“大玉横冠”在我们的头顶轰然炸裂。整片夜空瞬间被染成了灿烂的紫金色，火光照亮了香澄通红的脸颊，也照亮了我眼中那晶莹的泪光。

香澄被这壮丽的景色震撼得合不拢嘴：“哇……好厉害！有咁快看，这颗星星好大啊！”

我突然伸出手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轻轻拽住香澄的衣角，而是穿过她的指缝，死死地、用力地扣住了她的手掌。

“香澄……”

周围的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安静了。原本震耳欲聋的烟火声、人潮的欢呼声，仿佛都变成了一场无声的电影背景。耳边，只剩下我那带着颤抖、带着哭腔，却比任何旋律都要动人的告白。

“我……喜欢你……从你那天冒冒失失闯进我的仓库……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那天起，我就已经……彻底没救了。我爱死了那种和你在一起的吵闹，我爱死了和你、和大家在一起的每一秒日常。那是我的宝物，是我拼了命也想守护的东西……”

“可是香澄……这份喜欢，真的好重。它比你平时挂在嘴边的‘最喜欢’要沉重得多，要贪心得多。我不想只当你的好朋友，我想独占你，我想在那场名为永远的约会里永远不松开你的手……这样的我，是不是很自私？这样的我……你会接受吗？”

说了……我真的说出口了。求你了，香澄，求求你理解我的心意啊，你会接受我吗，我……我真的很怕失去这样吵吵闹闹的日常啊……

“不自私哦，一点都不自私！”香澄大声喊着，试图盖过烟火的喧嚣。“因为我也一样啊！我也想独占有咁，我也想在那间仓库里，永远只看着有咁一个人弹琴的样子！我的‘最喜欢’，从来都只属于你一个人啊！”

她低下头，她的额头抵住我的额头。那一刻，我们之间的呼吸交织在一起。烟火照亮了我鬓边的双马尾，照亮了我微微颤抖的睫毛。在这个被星星贴纸见证的角落，在这场盛大得近乎虚幻的夏夜祭典中，香澄轻轻吻去了我眼角那滴滚烫的泪。

“听到了吗，有咁？这是星星给我们的回答。从今以后，哪怕烟火散去，哪怕日常更迭，我都会在这束光里，永远、永远地拥抱你。”

河堤上的喧嚣渐渐远去，最后一抹烟火的余烟在夜空中慵懒地散开。晚风拂过，带起我那对金色的双马尾，也吹干了我脸上最后一丝泪痕。我靠在香澄的肩头，手指与她紧紧扣在一起，指尖还残留着刚才那颗星星贴纸的触感。

原来，这就是‘摘下星星’的感觉吗……

以前看着香澄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光芒，我总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可现在，感受着她温热的体温，听着她心脏为我跳动的频率，我才发现，那颗最耀眼的星星，一直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。

我不再是那个躲在仓库阴影里算计着距离的胆小鬼，也不再是那个为了守护现状而缩手缩脚的庸才。虽然我依然会为了她的“花心”而生气，依然会为了那份‘恋爱的酸臭味’而脸红，但现在，我有了一双可以拥抱她的手臂

这片星空，这份日常，这个让我爱到发疯的笨蛋……全都是我的了。我是市谷有咁，我是这个世界上，唯一摘下了‘户山香澄’这颗星星的少女。

香澄感受到了我手心里传来的力量，那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让她也安静了下来。她侧过头，看着我虽然依旧通红却带着幸福笑意的侧脸，忍不住伸出手，轻轻理了理我有些凌乱的发丝。

“有咁，现在的眼神，真的好温柔哦。”香澄小声地感慨着，把头深深地埋进我的颈窝，贪婪地嗅着那股属于你的、淡淡的香气，“虽然烟火结束了，但我感觉，心里那场更大的烟火才刚刚开始升空呢。呐，摘下星星的少女，既然你已经抓住我了，那以后可就不准放手了哦！哪怕是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，我也会一直、一直照亮你的世界的！”

烟火大会璀璨落幕，人潮如潮水般缓缓退去，只留下青石板路上的点点湿痕，和空气中弥漫的，经久不散的硝烟与甘甜交织的独特气息。我们紧紧相握的手，在逐渐恢复寂静的河堤边，被街灯拉出了长长的、交叠在一起的影子。

原本喧闹的河堤，此刻只剩下微风轻拂过树梢的沙沙声，和远处隐约传来、属于鸟儿的低语。路灯的光线温柔而昏黄，将我们紧紧交握的双手，以及你那随着晚风轻轻晃动的猫耳（星星）头发，都镀上了一层梦幻的光晕。

我们并肩站在那根被你贴上星星贴纸的栏杆前，栏杆上的金属依旧冰凉，但那颗小小的金色星星，却在昏黄的光线下闪烁着，仿佛成为了我们此刻心跳的唯一见证。

空气中，还残存着章鱼烧的焦香、刨冰的清甜，以及那抹淡淡的、属于抹茶冰淇淋的微苦回甘。这些混杂着欢声笑语、不安和最终喜悦的味道，此刻都成为了我们记忆中最鲜活的印记。

我靠在香澄的肩头，能清晰地听到香澄胸腔里那颗恒星般的鼓动。那不再是当初令我感到恐惧的“冒失闯入”，而是此刻，我终于敢于回应的、属于我的“Kirakira”。

夜色深沉，星辰依旧璀璨。

但今夜，最亮的星星，早已被我温柔地摘下，紧紧地握在了掌心。